

金東方 著

最后一个宰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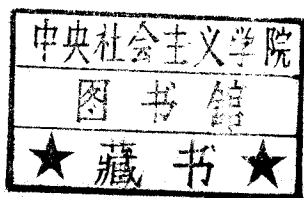


I 247.8 / 40

072174

金東方 著

最后一个宰相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最后一个宰相

金 东 方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 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2插页 108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5,245册

书号：10355·892 定价：平装本 1.05元

压膜本 1.40元

目 录

一、择木而栖	1
二、平步青云	12
三、逐鹿鄱阳	35
四、不飞则已	45
五、大明帝国	74
六、志在千里	88
七、权倾一时	118
八、暗流汹涌	135
九、最后一章	151
十、尾 声	165

一、择木而栖

是否投奔朱元璋？这个问题在胡惟庸脑子里折腾了半年了。如今和州发生饥荒，情形危急，别说家无隔宿之粮，一家四口好几天杂粮都未曾见过，儿子喊饿老婆哭，已到了必须孤注一掷的地步了。

今日早起，象往常一样空着肚子头重脚轻地游逛，忽然灵机一动：不如去前村观音庙求个签吧？于是轻飘飘地踱过去求，不料得个“上上签”！题为：“梁山伯访友”，签文：“瑞气腾腾最吉祥，行人有利即还乡；若占官事和为贵，和合婚姻孕产郎。”其旁尚有金云鹤解签呢：

“此签君子得之吉，若小人得之凶，缘所为背理，内多反复，祸福之机未定。”

读到这儿他想：“何以说‘所为背理’？我胡惟庸是当然的君子！则吉！哈哈！”他继续读有关解文：

“功名——上前有功；谋望——跨马扬鞭；求财——通达发财；出行——顺境得财；行人——近道有财。”

“这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胡惟庸眉开眼笑：“就是观世音菩萨随我挑，也挑不到这么好的签哪！是了，明日一早就去元帅府求见，可别鸿运当头给飞跑了。”

晚上他兴奋得睡不着。

生于忧患也还罢了，天灾人祸几时断过？自己又命途多蹇，累及妻儿，是他忧之愤之无法释然的。除非有朝一日眼见儿子吃得饱，妻子穿得体面，他才安乐。

胡惟庸身世和同时代人差不多，大都是鞑子铁蹄蹂躏下的苟活者。那时胡家为了躲避鞑子收拾细软，从济南老远逃难到临安不久，江南佛教总督杨珪真伽长驻于此。这个老秃驴极贪财，竟下令挖掘宋皇帝和大臣的陵寝坟墓，将陪葬的金银珠宝悉数抢掠了。这还不算，他又将五十万农户编为寺院农奴，使得世代代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二百万农民，一夜之间成为他的奴隶！

那时胡惟庸爷爷胡士然携妻儿在远离城厢的偏僻村落租赁了一所小茅屋；因为逃难的北方人不绝于途，来晚的人连茅屋也找不到。既已有了栖身之所，一家子便战战兢兢深居简出过日子了。

不料祸从天降，老秃驴杨珪真伽不在寺院修行拜佛，偏爱出来无事生非；一旦出门闲逛，那气派连王爷也望尘莫及。

凡秃驴都披着红袈裟，逾百大小和尚在路上，远看好象一片会移动的红墙，耀武扬威好不神气。这一队人马有天就路过胡家客居的这个小小村落，早不来晚不来，这时，天色已晚，偏偏嚷着要留宿。这些和尚们竟比匪徒还不如，霎时间占满了村中每家每户，又把屋里的男子逐出，留下女人陪宿。

中国妇女视贞操比性命还要紧。这些被迫留宿的妻女，有些未奸先反抗，有些被奸后自杀。他祖母属前者，反抗不成被奸，奸后未及自杀就给拖了去断舌砍手了，最

后与多数村妇投河自尽。

元帝国的喇嘛怎会如此嚣张呢？原来吐蕃长年为害中原；但自从文成公主和金成公主去吐蕃发扬佛教，深入吐蕃人心，信奉佛教一个派别即“密宗”，也叫喇嘛教，因他们一律穿红袈裟，故亦称“红教”，最高地位的喇嘛尊为“法王”，权力无边。

蒙古大汗征服吐蕃之后就接受了喇嘛教，并且册封当时的法王巴思八为“国师”（巴思八倒是一位睿智的高僧，曾为蒙古制定文字），并将僧侣地位定于官吏之下而凌驾于一切人等之上，成为中原人被践踏在异族铁蹄下的额外煎熬。胡惟庸的祖母在被喇嘛强奸之后，投河自尽之前，为何被割舌砍手呢？原来当时的蒙古大汗海山刚刚下了一条毒诏：“殴打喇嘛者砍其手，诟骂喇嘛者割其舌。”

中原百姓既沦为亡国奴，便成为砧板上的肉，命该受欺压。奇怪的是喇嘛对当今大汗的皇亲国戚也一样猖狂：有次杨琏真伽带领一大群喇嘛去西湖苏堤上欣赏风景，不巧有位王妃也在；虽然堤宽够两辆马车擦肩而过，但老秃驴不高兴，要王妃下车让路。王妃据理力争，老秃驴不耐烦，命小秃驴将王妃拖下马车拳打脚踢。王妃告到大汗那里，老秃驴未曾受到丝毫惩罚。所以他带领小秃驴强占民房、强奸民妇，更不必指望有王法来为百姓们申冤了。

等这班土匪不如的和尚们走了，胡士然才携着独子昭山跟村民们回家。作父兄和丈夫的，流着辛酸泪将妻女、姐妹草草埋葬了。胡士然父子再度卷起细软逃到定远住了下来。不久在纸作坊里谋得一份焙纸差事，勉强糊口；余暇还教昭山读书写字。

胡士然将儿子昭山拉扯大了，自己便因辛劳过度，去黄泉会他可怜的妻了。胡昭山跑到和州（在安徽）谋得一份差事，是在染织局里当一名副使。虽说只是一粒芝麻绿豆官，总算可供两个儿子惟庸和良庸去私塾里求学。

只不过，厄运总在折磨胡家似的。就在惟庸十岁那年，胡昭山和一位朋友去酒店喝酒，出来时站在酒店门外聊了几句，正要各自回家，这时来了一个络腮胡子回回，一双眼珠子瞪着他们，不声不响就一头栽倒在他们脚下。二人连忙扶他进酒店，酒店掌柜一按脉，说这回回已经死了。死了人是要赶紧请甲主来报案验尸的，甲主都是蒙古人，又不懂中原话，七缠八缠就裁定这回回是他们俩个杀死的。酒店里的酒客众多，包括掌柜都未曾亲眼目睹这回回是怎么死的，这个裁决就算定了案。

自从铁木真大汗时代，就已定下了一条法律：杀死蒙古人的，偿命；杀死回回的，罚黄金四十巴里施（一巴里施合二两银币）；杀死汉人最便宜，只需罚一头毛驴的钱。

本案应罚四十巴里施，胡昭山他们每人摊四十两银币，这真是祸从天降了。

惟庸两兄弟还小呢，也依稀明白爹爹卖田地娘卖首饰，还不够，欠下一身债的事。

犹不止此，早年，大汗窝阔台曾欲将元帝国全部赋税以每年一百四十万两银币包给巨商刘廷玉；经耶律楚才竭力反对才作罢。后来回回巨商奥都拉赫曼出价二百二十万两，这次窝阔台不想错过机会成交了！从此，百姓交的税项比以前高了一百倍！

这两次打击使胡家一蹶不振，但凡能典当的已经典当，留下的只有一身债。从此一家四口过着三餐不继的生活。母亲每天以泪洗面，求神拜佛，祈望这煎熬人的苦难快些过去。然而佛也好像弃他们不顾了，连年战争、饥荒不断袭击他们。两兄弟年未弱冠就逼得辍学做泥水匠。古人有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们这样子，真是说出来都羞煞。不过按鞑子的说法，做工的比读书人还高两三级呢。此话怎讲？原来鞑子入主中原之后就天下人分为四等：第一等当然是他们蒙古人自己啦，命中注定他们是为当官做吏而出生的。

第二等是色目人（回回）；第三等是中原人，亦即金帝国所统治的北方人；最低等是“南人”，亦即宋帝国所统治的南方人。当然，胡家是最低等的人。

然而朝廷认为这样还不够，又将天下人所从事的职业分成十级：一官，二吏（官吏都是蒙古人担任），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为什么他们把中原人所最尊崇的读书人定为第九级呢？他们认为人活在世上最可耻的是不劳动。他们不明白，天下竟有不劳动专门读书（期望将来作官）的人，这种人比陪着嫖客睡觉的妓女还不如，因为娼妇献出肉体时亦属劳动。不过读书人不讨钱、不讨饭，到底比乞丐高了一级。

所以，惟庸兄弟不去馆中读书，是符合官方的心意的，不必过份自疚了。须知乱世尚能活命，已经很不容易。

鞑子入主中原，开国迄今都八十多年了，怎么还说是

“乱世”呢？因为自祝为龙的子孙的中原人，不愿意让野蛮的鞑子骑在自己头上作践，铲除鞑子之志从未动摇分毫，愈久愈坚。就在鞑子所最轻蔑的江南一带，抗暴壮举此起彼伏，从未停止过。无论鞑子用极残暴的手段镇压，中原人的斗志更昂扬。到了前几年，连山东、河北的“中原人”也勇于揭竿而起了，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元帝国灭宋迄今虽已八十多年，仍然烽火连天，岂非“乱世”？

乱世之外，更要命的还有灾荒和疫症呢。黄河下游是旱灾，寸草不生，赤地千里，人吃人成为平常事。不久（也就十年之前），开封东北铜瓦厢黄河又决了口，向西南方一泻千里，滔天巨浪所经之处死人无数，平地成为泽国；几十万没死的饥民不聚众造反，更待何时？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稍有气魄和志向的，只消摇旗呐喊登高一呼就是英雄，来归者不绝于途。这类大大小小的英雄到底有多少，雨后春笋，甚难计算。若只数那七八年来荦荦大者，势头排山倒海的也有六位之多！他们是浙江台州（今浙江临海）的盐贩子方国珍，颍州（今安徽阜阳）的白莲教教主刘福通，徐州的农夫芝麻李，蕲水（今湖北浠水）的布贩徐寿辉，濠州（今安徽凤阳）的卜卦佬郭子兴，和高邮盐贩子张士诚。

各路英雄好汉都有自己的山头作为根据地造反打天下，无不气势如虹。胡惟庸有投靠英雄之心，这时候却有“梦里拣花”之叹，因为据他观望迄今，这六位英雄是个个英明、人人可靠。况且，有些目前势力大，难保明天又给鞑子灭了；现在力单势弱，明天又扩张了地盘，谁能

预知未来呢？此时投错主不啻投错胎，非审慎不可。比如秦末，战国时代韩国公子张良，刺秦王不遂隐居下邳静观时局发展，最后看好刘邦前去投奔，投对了。同时期的范增，也在冷眼旁观英雄们的作为，看好项梁、项羽叔侄，去投奔，投错了。

如今的胡惟庸也是“良禽”，也到了“择木”关头，他希望大家不要步范增的后尘误入歧途，而要象目光如炬的张良，不击则已，一击必中。然而，上述六位英雄看得他方寸已乱，举棋不定，到了去冬今春之时，他认为郭子兴手下朱元璋似乎颇有些作为。最近他连战皆捷，甚至渡江攻克牛渚、采石、太平诸重镇，上个月升为元帅了！而且巧的是，目前朱元璋正驻在和州，再便当也没有了。

然而，胡惟庸何以认为朱元璋比起别的英雄们更可靠呢？那是他不仅战绩彪炳，还由于以下的事实：原来今年——至正十五年（韩林儿，刘福通找来的宋室后裔，定国号为“大宋”，定年号为龙凤，故乃龙凤元年）正月，子兴用朱元璋攻占和州不久，获报元军将攻和州，他马上奏明韩林儿，任命朱元璋为总管，率领诸将守城。朱元璋料诸将不服，当晚辗转反侧沉思默想。翌日召诸将到议事厅，不提自己获升总管，只评述当前形势，守城要点；虽有必胜把握，依然提出上中下三策，简明扼要，剖决如流，令众将刮目相看。继而限三日分段垒城完毕，违者军法处置。

三天过去了，除了朱元璋本人，没有一位将军完成垒城工程，这时他才朝南坐定，出示总管委任状，正色道：

“今奉上帝统率诸位坚守和州。如今垒城不能完工，

应行军令！”诸将这才恐惶，请求从轻发落。朱元璋厉声道：“军中无戏言！”

众将官一愣，这个新总管就这么厉害？不服的心里嘀咕：何物朱元璋？大饥疫父母兄长相继死去，穷到无法殡葬，是邻居给一块地草草掩埋。

自己无以为生，到黄觉寺做小和尚混饭吃，混不饱，只得四方化缘果腹。避过了饥荒回到庙里过了几年，这才投奔当地红巾军郭子兴为小小十夫长四年多，廿八岁居然给他爬上了主将高位，是因为娶了郭子兴的养女马氏为妻。如今来发号施令了！

心里是这样的愤愤不平，然而，自问垒墙确实未能及时竣工，他有权在手，真的行起军令来，问斩、关押、革职，随他处置，那可不是玩的。一时间厅里鸦雀无声。门外雪花飞舞，挤满将官的议事厅里仿佛比外头更寒气逼人，脊梁骨都冻僵了似的。

半晌，总管发令了：“搜军中所掠妇女释放回家，可免军法。往后再有强抢民女者，斩！”

胡惟庸的邻居夏大妈独生女儿就是那时候放回来的，全家乐得了不得，本应杀鸡敬神，荒年哪来鸡呢？是将山芋代替的。村民一致称赞朱大元帅是好人，肯体恤百姓。

这样深得民心的英雄必能成大气候，值得他胡惟庸去投奔。所谓“良禽择木而栖”。想到这儿，他摸了摸身旁熟睡的妻，瘦得象枯柴；两个宝贝儿子，小的有些痴呆就不必说了，大的最近也变得目光无神。为了要他母子温饱，前去投奔是刻不容缓了。现在应当睡了，明日一早精神爽利见元帅。然而肚子又咕噜噜直叫，象要和蚊子的嗡

喻声应和，无奈只好吞一口唾沫翻个身，进入了梦乡。

胡惟庸一早醒来果然精神爽利，赶忙叫妻子替他梳了个乌光油亮的头，看来是容光焕发。梳完头，她居然变戏法般端来了碗金红鲜明的南瓜来！

“娘子，这南瓜……从何处得来的？”惟庸又惊又喜。

“知道相公今日办大事，昨天找了一根不值钱的玉簪出来，去镇上换得一个南瓜，今早煮的，相公吃饱了出门去，定必马到成功。”

“唉！斗米珍珠的年岁，无可奈何……。娘子，麒麟麟儿呢？何不同吃？”

“我母子闲在家里几时都吃得，相公赶快吃了出门要紧。”

胡惟庸为人仔细，乘妻子去床边服侍儿子起身时，他蹑足溜了去灶上揭开锅盖，见锅里的南瓜可不象他碗里那么稠浓，稀得象清水汤。他若无其事，吃剩半碗，抹了抹一头大汗，叫道：

“卓麒麟、卓麟儿，爹爹吃不下啦！快来把这半碗南瓜分了吃掉吧。”

卓麟只会傻傻地“哦！哦！”乱咕噜，卓麒快乐地奔过来爬上桌子举筷就吃。作母亲的本欲阻止，只不过丈夫和儿子她是一样的爱、一样的疼，见父子脸上都有了笑容，她就是不吃南瓜也乐意。

妻替他换上一袭洗得干干净净的湖蓝布袍，束一条深蓝色腰带，脚登一双新做的素色布鞋，手摇一把自书折扇，便是一身好打扮了。除了身材稍矮，不失潇洒、儒雅。他

朝北拜了拜家堂祖宗，出了大门，安步当车，向帅府踱去。

元帅府在侯爵大街西段，去冬还是元朝的达鲁花赤府，如今是朱元璋的治事衙门了。

虽说荒年，侯爵大街，各样买卖和茶篷酒肆依然有那大市镇的气派，只不过少见食物多见人，胡惟庸到了帅府衙门外站定，抬头观望，果然雄壮。一个军官从东首辕门边走过来，胡惟庸上前把手一拱，道：

“将爷，借问一声，朱大元帅此刻可在衙内？烦将爷通报一声，就说学生胡惟庸求见……。”那健军将他从头到脚端详一遍，轻蔑地道：

“拜见朱大元帅？什么事？”

“自宋朝倾覆，在下便有冠履倒置之叹……。”

“喂！有话长说，无话就短，谁奈烦听尔噜嗦？”

胡惟庸这下真的秀才遇着兵了，只得将背熟了的陈词临时缩短些：

“鄙人意欲效劳朱元帅，为驱北狄、复中华略尽绵力……”

“跟我来！”卫兵的呼喝截断了他的陈词。

胡惟庸慌忙爬上石阶跨进辕门，见那军官不去大堂，往西拐进了一座偏厅，说了一句话又回头向他招招手。胡惟庸不敢怠慢，跟着进了偏厅，按指点向门边的人登记姓名。厅内靠壁坐着二三十位各色人等，上至乡绅儒子，下至贩夫走卒，年纪则十多岁到四五十的都有。

他一声不响，找张空凳子坐下。打量正中朝南坐着的两位长官，后来打听到那问话的，官拜治中，拿笔记录

的，官拜照磨；旁边有属下手执名单唱着，唱到谁，谁就上前去接受盘问和登记。他留心听，发现那治中只耐烦听姓名、籍贯、年龄、住址，和一则极简单的投效理由；噜嗦了就被骂。要见朱元璋？自讨没趣了。

干脆也有干脆的好处，问了几句例话，知道他读过四书五经，当即派他为元帅府“奏差”了，明日就开始画卯。他感激不尽，赶紧回家把喜讯告诉妻子，一家欢喜。

翌日天还没亮呢，胡惟庸就起身了，兴冲冲穿戴整齐，空着肚子去帅府衙门画卯上班。将到衙门，天色渐渐明亮。忽见路上不多的行人都不走了，纷纷两边立定，说是“徐达大将军来了”！胡惟庸也在人家屋檐下站定。这时许多执事军校随着徐达的坐骑威武武一路而来。只见这位前年从元兵手里拿下这座和州城的大将军，坐在不徐不捷得得行走的骏马上神稳气定，浓眉下一张嫩脸，看样子二十出头罢了；双目细长然而炯炯有神；笔直的鼻梁下，两片宽厚而棱角分明的嘴唇紧闭着；穿戴平常：头上戴着一顶绣有大红牡丹花的白包头，身上穿着素白绣花战袍，大红绣绸砍肩，两边大红扎袖，腰间勒着银软带，脚登乌油粉底靴。胡惟庸心中不禁暗暗喝彩。

等他们过去了，胡惟庸就远远的跟在后面直到帅府门外。他抬头见天色尚早，不过寅时二刻，便索兴在辕门外的小茶篷内找个坐儿，泡了一壶茶，打算一边喝，一边等到卯时不早不晚进衙门去。

他知道徐达前年才跟朱元璋的。也不知是元军其实不堪一击？抑或是这位徐达将军有神助？二十岁的少年带兵打仗所向披靡，旋踵之间破滁州，取和州……不料朱元

璋被敌方孙德崖军俘了去。这时徐达挺身而出，向郭子兴请缨，情愿去孙军替代朱元璋。幸而不久郭子兴居然捉住了孙德崖，结果是双方来个交换，事情了结，徐达亦不必自缚去敌军中受死。

可见这位真英雄不仅骁勇善战，兼且识大体、重情义，比蜀汉的赵云有过之无不及。

这件事过去不久，郭子兴就病死了。徐达跟着朱元璋渡江，拔采石、取太平、擒元将……就连他的手下也不含糊，打下了溧阳、溧水和集庆！

如此智勇双全、战绩辉煌的大将军，往日未曾有机会亲眼目睹，今日胡惟庸偶然得以瞻仰其尊容，不亦快哉！只不知大将军一早去元帅府见朱元璋所为何事？莫非又去攻打什么城池？或是元兵来犯，商议守城之策？

胡惟庸只管出神，不觉已到卯时。他不敢怠慢，慌忙的赶进衙门去了。

二、平步青云

是春暖花开的日子，又碰上艳阳普照，无论是田野里长的或是地上爬的走的，都欣欣向荣，喜气洋洋。胡惟庸心情舒畅是当然的了。昨日他听说有位千户奉派去和州出公差，他连忙写了封家书，托这位千户给送到尚在和州设馆授徒的弟弟良庸，信里嘱他择日歇了馆携眷来应天府，为兄的自从升了宣使以来更获器重。现已为他谋得一份差事云云。

说句实话，时势造英雄，乱世好作官。如若换在太平盛世，作官的迁升绝不能如此迅速。就说朱元璋本人好啦，五年前投奔郭子兴时，不过一名小小十户长，五年后的今天俨然吴国公了！

去年春天，朱元璋拿下集庆路，改为应天府（今南京）之后，刘福通升他为平章政事。不久诸将又奉他为吴国公。

胡惟庸也升得不慢，跟了朱元璋才一年，就从奏差迁升为宣使，迄今逾半年了，非常顺利，只消继续勤政慎微，不久再升亦不出奇。近年吴国公攻城略地未曾停顿，地盘扩充得甚快，城池一个接一个拿下来；为治理新地方，各衙门僚佐需求甚切，除了辟员就得广求人才。推荐自己的胞弟到应天来谋职正是时候。他也有些后悔，两兄弟年幼时都未曾学习武功或研究兵法，否则也可以象徐达、常遇春那样，为主公打天下，挥军于野，攻城略地，叱咤风云，元军纷纷出降，自己立下不世功勋，该多么威风？

可惜他手无缚鸡之力，只能眼看着别人去建立功勋。回想去年此时，鞑子定定扼镇江，别不华、杨仲英则屯宁国；张明鉴据扬州；八思尔不花驻徽州；石抹宜孙守处州，其弟守婺州；宋伯颜不花守衢州；而池州已为徐寿辉将所据，张士诚自淮东陷平江（今苏州）转掠浙西。如此形势，吴国公认为别的都不难，惟张士诚与徐寿辉不能等闲视之！于是他遣徐达去攻克了镇江，定定战死。

那次徐大将军凯旋而归之时，吴国公亲迎于阶下，执其手，双双步进宴会厅大事庆祝。而胡惟庸，连到厅门外